



■石颖

我的家乡董志塬，坐落于陕甘宁盆地，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咽喉要道，更是黄土高原上塬面最辽阔平坦的一方沃土，有“天下黄土第一塬”之称。

辽阔平坦的塬面，覆盖着疏松肥沃的黑土与黄绵土，富含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。大陆性半干旱气候，与沟壑下涌流的清泉、环绕的泾河、蒲河、马莲河一道，编织出一张哺育生命之网。这里是农耕文明的源头，蕴藏着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古老文脉。

如今，让这片古老黄土地焕发生机的，是誉满四

方的大塬苹果。

每年从立秋到立冬时节，就是一塬果香弥漫、塬民繁忙不息的时候。红彤彤、麦苗绿、菜花黄的现代良种苹果次第成熟，将丰年的喜讯慷慨地播撒在天地之间。择个晴好的日子，信步塬上，高天瓦蓝，白云娴静，阳光和煦，浓郁的果香缭绕鼻端，沁人心脾。自塬南至塬北，从塬东到塬西，视野所及的丰收盛景，无不令人心醉。其中最引人入胜的，莫过于那连绵成“海”的现代苹果园了。

一座座铺展于广袤塬面的苹果园，规整如棋盘，横看是排，纵看是行，气势磅礴，园内水肥一体化滴渗

## 大塬之上苹果香

管、生物杀虫灯、粘虫板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。这些苹果树经过高天厚土的孕育，阳光雨露的滋润，更有现代科技的施策与果农精心的管护，待到入秋，一颗颗悄然晕染开淡淡的桃红、嫩嫩的鹅黄，或是清新的麦绿。红、黄、绿三色在日光淬炼、清风亲吻、晨雾濡染、秋雨润泽下，日渐浓郁，最终焕发出成熟丰盈的光彩。

立冬前的一个晴朗午后，我踏入塬南一座千亩现代苹果园，沿着园中水泥铺就的生产兼观光道，向深处走去。草木的清新与苹果的芬芳，在清凉的微风中交织递送。蜜蜂飞舞，鸟儿鸣啾，在果园上空防静电网上盘旋，搜寻着可以一尝蜜果的缝隙。斑驳的树荫下，水泥道上洒落着缤纷的落叶，拉运苹果的电动三轮车往来穿梭，卸果归来的果农汗流浹背的脸上，满是掩不住的欢悦。

果农们臂弯挎着小篮，踩着升降梯，一手稳稳扶住果实，另一手将剪刀升至果梗与枝条相连的微妙处，“咔嚓”的一声轻响，果实安然落入掌中，接着躺进垫有防碰膜的竹篮里。在通道附近忙碌的果农，一边娴熟地卸着果子，一边爽快地礼让往来游客：“来，吃颗苹果！尝尝鲜，甜甜嘴，润润喉，解解渴！”塬上人习惯将“摘苹果”称为“卸苹果”，一个“卸”字，道尽丰收的饱满与沉甸甸的分量。

在果园的幽静深处，我邂逅了50岁左右的园主老梁。他身材瘦高，脸膛黝黑，眼神里闪烁着塬民特有的智慧与严谨。相互问过好，正忙着卸果的老梁从升降梯上下来，拿纸巾擦去脸上的汗水，随即从篮中挑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递给我：“尝尝今年的尤果，品品味道咋样。”

提果在手，感受那沉甸甸的分量和紧实的果皮，便知这果已透熟。“咔嚓”一口咬下，粉嫩的果肉在口中瞬间碎裂，一股浓郁的甜香立刻充盈唇齿之间，其间又泛

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酸意，恰如其分中和了甜腻。老梁看着我，自豪地说：“我们果园里的苹果，生态、环保，无污染，放心吃！”我对此深信不疑，因为这现代良种苹果树本身抗病性强，四季无需喷施化学农药，加之塬上生态环境好，果实自然纯净。

老梁多年前退伍回乡，起初跟着父母打理家里的20亩老式苹果园。2010年，他与镇上几位苹果能手一拍即合，抱团投资，通过返租倒包形式，集中本村和邻村流转的土地，建起这座现代化苹果园。

园中果树，全是统一引进的时尚自根砧品种。老梁既有谋干新事的头脑，更有干成新事的魄力，如今，他们的果园已跻身国家级现代示范园之列。而且，他们还将周边村镇的果农联合起来，组建了果业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，统一品牌、统一生产流程、统一包装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，吸引了八方客商，果农再也不必像以前那样，推着车走街串巷叫卖了。每到苹果采收季，长城内外大中城市的果商便雇着货车，直接开到园边收购。大批周边的城市人也纷沓而来，挑选、采摘、购买，既体验了田园情趣，也愉悦了身心。

在果业公司的选果车间，经过精细的挑选、分类、洗涤、烘干后的苹果，再配上印刷精美的礼盒包装，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销售，都能卖个好价格。果农们的收入增加了，自然笑颜开。而老梁这座千亩果园，不过是广袤大塬上苹果产业欣欣向荣的一个缩影。

大塬的苹果已然打响了名声，尝到甜头的塬民们纷纷将承包地的小部分留作粮菜田，将大部分土地有偿流转给如老梁一样的现代苹果产业“领头雁”，通过发展现代苹果产业，实现增收致富。

一亩园，十亩田。或许塬民们最初也未曾想到，他们世代耕耘的这片黄土旱塬，竟能孕育出这一颗颗现代化的“尤果”，让大家过上憧憬的好光景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张青合

2016年春天，我出差路过堂叔工作的煤矿，决定去看看他。

此前，煤矿给我的印象仅限于书本上的文字和脑海中一幅抽象画——煤矿矸石山拔地而起，犹如大山般巍峨；井架笔直挺拔，犹如矿工的身姿一样挺拔；十字八道的街道，如同人体的骨骼或脉络，将矿井、市场、生活区联系在一起，组成煤矿工人赖以生存的煤矿……这些场景好像无声的电影胶片，时而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那天快到煤矿时，我给堂叔打电话，但没有打通。山里信号不好，我索性揣起手机，打算到了矿上再找。

煤矿坐落在偏僻的山坳里，我下了火车又坐公交，路上颠簸2个多小时，才赶到目的地。这是一座配备洗煤厂、矸石电厂的大型矿井，年产能力120万吨。

和我想象中不同，煤矿没有巍峨的矸石山，没有挺拔的井架，也没有阡陌交错的道路。出了车站往南走，是医院和市场，医院的墙皮局部已剥落，显得斑驳陆离。菜市场两旁摊贩林立，说话声、吆喝声混合在一起。我问了两位矿工装扮的行人：“你们认识老范吗？河北大名县的那个老范，名字叫范书平。”

他们一个摇摇头，一个思索了片刻说：“没印象，你去职工宿舍问问吧。”

堂叔在我们村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没想到在煤矿寂寂无名，这让我有点失落。一路上过来，人没找到，可我已饥肠辘辘，于是在菜市场找了家小吃摊坐下，要了碗烩饼。

摆面摊的是位年轻妇女，还有一位六七岁的小女孩儿。吃面时，小女孩一连看了我好几眼，像是在认人。等我吃完结账时，年轻妇女看了

## 煤矿情缘

小女孩一眼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商量好了，不收你钱，算请客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我诧异地问，小女孩笑了笑：“你跟我们照一张照片就行。”我问她：“为什么选择我呀？”小女孩说：“因为你长得像我的一位亲人！”

征得我同意后，邻座的顾客帮我拍，我对母女拍了张合影。后来见到堂叔，跟他说起照相的事才知道，小女孩的爸爸也是矿工，几年前不幸罹难于一次事故。母女俩后来没有离开煤矿，而是在市场里摆起了面摊……

“怎么不肯收我钱呢？”这让我深感不安，于是拉着堂叔找到了她们，硬生生塞给小女孩一碗烩饼钱。

我问她们：“为什么找我照相呢？”小女孩儿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这时，妈妈面带难色，道出了原因：“学校留了家庭作业，要求人人拍一张全家福，可我闺女没有见过她爸爸，只见过照片。那天初次相见，她感觉与你有一种亲近感，就想让您以‘父亲’的角色拍张照片。”

小女孩儿红着眼睛说：“叔叔，只要你答应不拿走照片，明天我们还请你吃饭。”

善意的“隐瞒”和诚恳的请求，在那个瞬间击中了我的心。后来，我在煤矿住了一天，陪小女孩守了半天面摊，我知道了她的名字，以及她在幼儿园读大班。

那天离开煤矿时，小女孩儿静静地目送我乘车离去。隔着很远的距离，我回头看过去，她一直伫立在那儿，很久没有离去。

后来，我决定为小女孩做些什么，随即将她作为助学受益人，每年资助她的学习费用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在我在她单纯清澈的眼中，像她的亲人。作为亲人，就应该尽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。

也是从那时起，煤矿成为我一生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(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)



## 九冬“小帆船”

■王晓伟

又要搬家了，尽管零散东西不少，但我还是不愿将那已有些破损的筐篓丢弃。因为它就像一艘冬日冰河里的“小帆船”，承载着我太多的美好回忆。

妻子貌似看出什么，特意嘱咐搬家师傅小心对待，途中她握着我的手，想要听我心中的所想。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多年前的一个立冬将至时，母亲从乡下老家请人赶着牛车，车上的筐篓里载满了食物，一路送到我在镇上的住处。”

那时，由于担心刚刚踏足社会的我不适应独自生活，母亲便打算留下来照顾我一段时间。那天，她兴冲冲地从筐篓里掏出米面油，特别是那袋白晃晃的鸡蛋，说是怕碰坏，就得用筐篓盛着。尽管我执意要在单位食堂吃饭，她却坚持自己做，并叮嘱我要学着照顾自己，凡事亲自动手，才会丰衣足食。

那段日子，每天下班后，饭桌上我都会和母亲畅聊。聊起小时候每到立冬，那筐篓便成为我的“玩物”。因为立冬之后，农田没活儿，母亲便会坐在筐篓旁，拿起一个个从田地收回并晾晒好的玉米棒，在手中搓粒。筐篓像一艘小船，能盛不少玉米粒，双手撸起便会如水般“哗啦啦”流下，着实有趣。

母亲说，我那时调皮，真拿那筐篓当船，经常跳到里面玩耍，几次被她抓个正着。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，这筐篓是外公亲手用竹篾编的，算是母亲的嫁妆。年幼的我哪里懂得爱惜，在里面又蹦又跳，好在竹篾编织的筐篓够结实，否则散了架，母亲定会心疼。

从立冬开始到整个冬季，母亲总是围着筐篓，那一粒粒金黄的玉米便是她闲不住的时光。母亲说冬有九十日，又称九冬，就像一年四季轮番而过，有冷有热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我听着她说话，看着她慈爱的笑容，困了便钻进她怀里打盹。母亲会讲故事，唱曲儿，甚至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拍着我哄我入睡。

当然，温馨的生活里亦有期望，我将筐篓当船，母亲的训斥中却多是鼓励。她说要想开船，扬帆大海，就得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船长，到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我一脸的不服，还刻意在筐篓里用力蹦上几下，直到母亲一个巴掌轻轻闪过来，这才消停。

一段时间后，感觉我能照顾好自己后，母亲便回到乡下。几年后，我离开镇上到城里工作，几次搬家都带着那个筐篓，可能是时间太久，它的边缘破了个洞，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。直到后来成家立业，虽然一直租房居住，但我始终坚信，只要肯努力，日子就会像母亲说的那样，扬帆大海定能实现。

时至立冬，我又租下一个有暖气的房子，妻子和我找来搬家公司，东西满满装上一卡车。那个筐篓，这回没拿它盛什么东西，而是小心翼翼地绑在最上方。为保护起见，我将它反扣着，它就像乘风破浪的船，扬帆在我记忆的长河里，定将驶向幸福的未来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)



图片由AI生成



渔光互补

■汤志成 摄于浙江舟山岱山大涂岛